

困意、饥饿、酸痛都不算啥

他们最看重的是理解和尊重

本报记者 白雪

他们每天在漆黑的夜色中走上街头,挥舞着扫帚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,无论阴晴,无论风雪,他们没有一天间断过。无论受到怎样的委屈,都始终带着淳朴的笑容,低着头扫脚下的地,仰着头做正直的人。记者跟随环卫工人工作10个小时,深深体会到他们的艰辛,其实,困意、饥饿、酸痛,都抵不上不被尊重的伤害。



本报记者白雪体验环卫工作。

凌晨4点,记者上路扫街

凌晨4点,记者被闹钟叫醒,纠结地翻了一个身后,猛然坐起,因为25日要去文化路体验环卫工人的工作,在临出门时,记者特地套上了一件羽绒服,但走出家门的那一刻,还是在寒风里打了一个寒颤。4点的文化路一片寂静,只有风吹树叶的声响,昏暗的路灯下,连出租车都不见踪影,似乎整个世界都已经睡着了。

记者心里暗自嘀咕:是不是今天来早了?环卫工人在这时候是不是还没上班呢?记者沿着文

化路走到山东科技大学附近时,终于听到了有人在扫地的声响,急忙朝西奔了过去。

“阿姨,这么早就出来扫街了?我是齐鲁晚报的记者,今天能陪你一起干活吗?”记者问。“我3点50就到了,你一个小女孩起这么早跟我干什么活啊,这么脏的活你可干不了,赶紧回去睡觉吧,这才4点呢。”正在扫地的刘桂荣阿姨推脱着,但最终拗不过记者,记者从刘桂荣手中拿过一把扫帚,便开始了自己今天的清扫工作。

3小时后,胳膊酸得抬不起来

记者按照刘桂荣的嘱咐,要先把路边的垃圾扫成一堆,但由于平时没用过大扫帚,挥舞起来有些不太习惯,看着记者笨拙地扫地,刘桂荣不禁笑了,“要照你那么干可吓坏了,到天黑你也干不完,你的双手得同时用力,把扫帚挥起来才行。”刘桂荣一把接过扫帚,开始给记者示范扫地的动作,在渐渐熟悉工作之后,记者冰冷的手开始慢慢热乎起来,额头上也渗出了汗水。

把马路上的落叶清扫成堆后,已经到了凌晨4点50分,刘桂荣在文化路中段与

另外的工友苏芝焕在一大型垃圾池前会合,尽管是秋天,但垃圾池传来的恶臭还是让人难以忍受。垃圾池的开口敞开着,周围也堆满了垃圾。为了能尽快完成工作,记者深深吐了口气,帮忙推起了大型垃圾车。苏芝焕说:“你还是戴上我的手套,这车的手柄太凉了,天这么冷别感冒了,车太重,你下坡的时候慢点拉。”在清扫的路上,她告诉记者,她跟老伴都是环卫工人,今年58岁,干这份工已有8年的时间,每天早晨3点,她给仅有15岁的儿子把荷包蛋煎好后,就

抓紧时间骑1个小时的三轮车到达文化路扫地。由于老来得子,她省吃俭用,一天的饭中只有豆腐脑是热的,连一口热水也喝不上。

在推了一车的垃圾之后,记者就感到腿发软,胳膊发酸,肚子也饿得咕咕作响。苏芝焕说,在刚开始干环卫工的时候,她每天回到家连胳膊都抬不起来,但是时间长了也就不觉得累了。8点30分,完成了打扫工作之后,终于到了吃早饭的时间。环卫工拿出自己的馒头和咸菜,记者跟随她到附近的小店要了一碗热豆腐脑,一起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。

种人太多了,生气可生不完。”记者的心里,突然一阵抽搐,这对环卫工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吧,她们每天得受多少委屈。

到了中午12点,苏芝焕再次拿出自己预备的馒头咸菜,记者要了份炒菜陪她吃饭,她吃得特别香。她说,还没有人请过我吃饭呢,这是第一次。看着那份普通的菜,记者心里很不是滋味,虽然干了很长时间的活,却没有了任何食欲。

凌晨扫街 捡拾废品 感恩妻子

在艰辛中寻找幸福

本报记者 李兆辉

一个普通的环卫工人,因腿伤失业,妻子低智多病,每天凌晨外出扫街,仅靠每月几百元支撑整个家。但基于对亲人、对生活心怀感激,这个环卫家庭仍淡然对待清贫和苦难,在艰辛中探寻幸福的真谛。

两对夫妇,一个环卫之家

1982年开始做挑山工,因腿部拉伤,半年前失去了工作;妻子是二级残障,一直没有收入来源;45岁才得来的儿子,上学和生活都需要照顾和花销……一连串的不幸和重担压弯了55岁环卫工人齐克利的腰,每谈及这段经历,他黝黑的脸上总会泛出更多皱纹。

“当时没了工作不想活的心思都有,但一想到儿子和有病的妻子,还是不忍心。”齐克利接着说,幸亏他的二哥,把他和妻子都介绍到环卫公司,并告诉他,环卫工虽然又累又脏,但环卫公司的雇佣要求低,而且还可以在工作的同时,回收很多废品卖钱,这样一来,可以满足日常的生活开支和孩子的书本费。

“我很感激二哥和二嫂,虽然

现在各自成家了,但我们四个人还是会经常一起出工,一起收工。”齐克利说。他二哥和二嫂已经是10多年的环卫工了,还办理了城市户口,成了地地道道的泰城市民。齐克利说,他和二哥最大的心愿就是期盼着孩子将来能考上大学,他哥俩会不顾一切地供他完成学业。

“我也很幸运,老天让我老来得子,二哥二嫂没有儿子,以后我就让我儿子给他们养老。”齐克利说,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哥嫂的感恩之情。

今年齐克利和妻子将渡过属于他们第一个环卫工人节,55岁的环卫工人齐克利高兴地盘算着:“明天就带着儿子和他娘,到我二哥家,吃顿团圆饭,和哥嫂一起过这个节。”

为节约开支,扫地时捡废品

2011年5月,齐克利和妻子一同进入这个行当。两人每月1300元的收入,包括500元的工资收入,300元的废品处理费,微薄的收入,勉力支撑着这个家。

“这些小米、红豆,都是出工时候捡回来的。”齐克利指着桌子上的一袋袋的小米和红豆,像赢得了战利品似的介绍起它们的“出处”,算着可以节约多少生活开支。再到齐克利的房间,除了床和衣柜,剩下的空间几乎都被一堆堆的废品占满了,一摞摞叠得整整齐齐废纸和硬纸盒几乎占了整整一面墙。齐克利称,这些都是和老伴儿平时捡回来的废品,在楼下整理不完,就会拿到屋里整理。“这些是我昨晚

收拾的,还没来得及放到下面的小仓库呢。”齐克利指着屋角的一叠报纸说。整日和废品住在一起,是废品对这个清贫家庭的重要性。

齐克利对废品有着特殊的感情,不仅是因为它给这个清贫的家庭补充了日常开支,而且这些废品已成为他和家人生活中的一部分。“幸亏干了环卫工,顺带着捡废品,儿子的学费和生活开支全靠它们了。”齐克利很兴奋地晃着手上的废纸盒说,随后他又伸脚说,这双名牌鞋就是在财源大街上捡的,像这样的牌子的鞋,他还有好几双,“人家还纳闷,怎么我一个环卫工还穿得起耐克呢!”齐克利笑呵呵地说。

心愿:只要妻儿能好好儿的

“我们三口人的户口能在一起就好了。”这是齐克利反复念叨的一句话。妻子和孩子的户口都是城市户口,而他依然是农村的,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。从两年前,他就四处打听,但苦于没有接收单位,他的户口一直难以转迁。“现在就是让我捡破烂儿,我也不会回农村,她娘俩儿在这,家也在这。”齐克利很坚决地说。

齐克利的妻子不仅智力低于常人,而且被多种疾病困扰,“但我很感激她,小我整整一句,却甘愿嫁给我,还在我45岁的时候给我送来一个健康的孩子,再苦我觉得值了。”齐克利说,尽管生活拮据,困难重重,但齐克利一直认为自己很幸运:44岁结婚,两年时间治好了妻子的

不孕症,45岁幸运得子,儿子现在读小学四年级,成绩优异。

“儿子如果能考上大学,再困难我也要供应他。”齐克利说,他和妻子每个月都会省出一部分钱存到银行,就是为了以后不耽误上大学。“当然我也不强求,真要考不上,那我也认命,这些钱对他以后工作有好处,毕竟那个时候,我快70岁了。”齐克利经常为儿子的未来谋划,因为他知道,老来得子,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并不好,尤其在这样一个普通、清贫的环卫工家庭。

正是这种对亲人、对生活的心怀感激,让齐克利对待清贫和生活中的苦难,不抱怨,不悲观。尽管只是一个普通的环卫工,整日与垃圾打交道,但依然感恩生活,感恩苦难。谈到自己的个人愿望时,齐克利只说了一句:“只要他们娘俩儿好好儿的,就足够了。”

路人不听劝,随手扔垃圾

在吃完早饭之后,记者好容易捱到了休息的时间,由于早上起得太早,已有些困意,坐在垃圾箱旁的一块石头上,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4个小时的工作已累得口干舌燥,两位环卫工人和记者都没顾得上喝一口水。“现在还是秋天,坐在垃圾箱旁的一块石头上,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4个小时的工作已累得口干舌燥,两位环卫工人和记者都没顾得上喝一口水。”现在还是秋天,坐在垃圾箱旁的一块石头上,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4个小时的工作已累得口干舌燥,两位环卫工人和记者都没顾得上喝一口水。

休息一会后,记者去附近的街道跟随环卫工人一起捡拾垃圾,发现在文化路东头的垃圾箱周围有了新的垃圾,原本整洁的道路又恢复了原样,只好再清扫一遍。在扫垃圾的时候,有一位女士直接把垃圾扔在了路旁。“你最好把垃圾放在垃圾箱里。”记者提醒她,这位女士白了记者一眼,连话都没说,就离开了。记者刚想叫她,苏芝焕急忙拉住记者的手,“他们扔我们扫就是了,记住可千万别着急,这